

名家名著 65

女王之鷹

■原 著 凱瑟琳·賈斯金

■譯 者 趙永芬

■發行人 蔡浪涯

■印 行 好時年出版社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五號

■發行處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八號五樓

電版 三〇三四九一七～九

郵政劃撥 一八六六七

■印 刷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 三〇六四九三七

■初 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每冊定價九十元

※本書已向內政部申請譯作權

如有損害權益情事嚴究到底

鷹之女王

B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65

凱瑟琳・賈斯金著
趙 永 芬譯
好時年出版社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名家名著

65

女王之鷹

凱瑟琳·賈斯金 著

趙永芬 譯

好時年出版社 發行

關於「名家名著」

好時年出版社自推出第一本「名家名著」——「午夜情挑」以來，始終秉持著「譯好書、出好書」的原則，如今「名家名著」出版的書已有六十餘本，每一本都深獲讀者的喜愛，而「名家名著」的原作者們，也都各擁有為數可觀的讀者羣，這個現象使我們了解到，我們的心血沒有白費，更說明了好書絕不會寂寞的真理！

在這幾年中，我們一直要求所有工作人員發揮最大力量，使「名家名著」的譯聲、校對、裝訂、印刷，都能稱得上是現有出版品中的佼佼者，以最好的面目與讀者見面。因此雖然近年來類似「名家名著」的翻譯小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甚至連版面、封面、書套都和我們的書類似，我們依然心平氣和，因為我們相信讀者的鑑別力，和對我們的信心。

「名家名著」原本是不定期出版，後改為「每週一書」的型態，但改變後讀者

又表示書出得太快，便他們無暇細讀，同時往往一本尚未看完，另一本又出版，所以我們便再將「名家名著」改回往日不定期出版的型態，以順應讀者的要求。但我們相信還有另一些讀者會認為改回不定期出書，他們就無法看得過癮，因此我們同時還推出了另一個嶄新的系列——「床邊故事」，讀者可以擁有兩套書相伴，渡過輕鬆的時刻。

改回不定期出書後，「名家名著」的工作人員會更加慎重更加努力，希望讀者也能繼續作我們的精神支柱，隨時給予我們批評與建議，期使「名家名著」更能茁壯！

譯序

「是她殺的……」

就是這幾個字貫穿了全書的脈絡，將生長在中國的郝絲蒂帶回她的故鄉——蘇格蘭。

故事的歷史背景相當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當時的中國正值清末，清廷的昏聩迂腐，弄得民不聊生，而軍閥擁兵自重，更增加了國家的混亂。同時期的英國正是垂暮之年的維多利亞女王當政，距離英格蘭、蘇格蘭合併雖已近兩百年，兩但「國」間的嫌隙仍舊存在；其實這種情形也並非很奇特，連蘇格蘭境內各家族之間都有此種「歷史陳跡」。

一位英國國教的英格蘭牧師，到了蘇格蘭的克倫，娶走了克倫主人麥安格唯一的女兒，並且將她帶到遠遠的中國去傳教。生下一子維摩、一女絲蒂之後，即撒手而去，剩下父子六三人。維摩長大後，回到蘇格蘭上愛丁堡大學，不想却在一次意外中喪生，不久父親也在中國遇害。駭遭逢變的郝絲蒂什麼都沒了，有的只是哥哥

維廉的遺物中留下的字謎：是她殺的……。

絲蒂為了解開這個字謎，不惜跋涉千山萬水，回到她母親的出生地——克倫，在那兒見着了她的外公、她所愛的人、她的情敵、她的丈夫、她的答案……。

作者文思縝密，描寫細膩，尤其對於書中人物的性格著墨甚多，因此，讀者若只把這個故事當作普通懸疑小說等閒視之的話，難免會忽略許多精采之處，書中人物的性格，或高貴、或卑下、或溫柔、或善良、或邪惡，紛然雜陳，但是其中有一個相似點，那就是——強烈。即使是那個「她」。

作者另一個特點，即是對於動物性格的描寫，藉著動物的特質來影射書中人物的個性，甚至一副棋、一個石頭也能跟人扯上關係，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很輕易就能抓住作者所欲傳達的信息，欣賞到故事的精妙之處，並且為之震撼不已。行文至此，女王與鷹之間的相通處應已是昭然若揭了。

凱瑟琳·賈斯金是一位浪漫歷史小說家，與維多利亞·荷特有異曲同工之妙，但論文章之雋永，意義之深刻，則比荷特有過之而無不及。俗語說：「口說無憑，眼見為證」，讀者何不翻開下一頁瞧瞧？

序 幕

我再也不願涉足山谷中，也不再會策馬攀上峽谷。一到了那兒，那些臉孔、聲音跟名字便向我湧來，揮之不去。當然，通常我到教堂，都得穿過墳場那條路，墳場的墓碑上刻着死者的名字，然而他們的靈魂並沒有安息。對我來說，他們並沒有安分地躺在那兒；他們都是不得安寧的鬼魂。他們愛過，可是愛的方式是錯誤的；他們愛得任性，愛得只有熱情，而毫無理智。他們都在等着我，在山谷的四處等着我——尤其是某些地方，而這些地方我都不敢涉足。巴洛奇的高處崩塌了，雨水和雪花損壞了屋頂，冰雪滲進了牆間縫隙；長春藤蔓生四處，過不了多久，就得要明眼人才分辨得出那些是舊有的，那些是藉著財富、野心而生的驕傲所新建完成的。白嘴鵝聚集在城牆牒口與長春藤附著的樹幹上；我則會永不止息地搜尋天空中鷹隼的踪跡。

第一章

千里迢迢地從中國來到蘇格蘭高地，就爲了一幅中國畫下款幾個龍飛鳳舞又令人費解的中國字，畫中是一隻棲在光禿禿的柳樹幹上的鳥。可是我却來了，沒有人囑咐我，沒有人希望我來，而且據我所知，也沒有人歡迎。我來是爲了我的哥哥維廉，他已經長眠高地中部的墓地，就在他死以前，潦潦草草寫下這幾個字。是啊，的確是千里迢迢。

我沒有寄來片紙隻字，也沒有發電報，或許是恐怕可能給人趕回去——就我所了解，麥安格的確會這麼做。於是乎我一手拎着大衣箱，一手提着父親的皮袋，站在巴林那的小火車站；沒有人來接我，而且我看也沒法去我所要去的地方。

站長搖搖頭。「你要去克倫是不是？嗯，我看有六哩路還不止哦！他們不知道你要來……他們沒有派馬車。」他的好奇已經非常顯而易見，只爲顧及根深蒂固的禮貌才沒有明目張膽的問個究竟。「小姐，很對不起，這附近都沒法僱到車子，而且你也看得出來，這地方連個村子都算不上，只能說是乘客的歇腳處，還有取郵件這類東西的地方。」

「一定有什麼辦法……」我打着哆嗦；天氣冷颼颼的，而且就快要下雨了；誰想到居然會來

到這個荒郊野地似的地方，松樹與落葉松沿着鐵道聳立着，沒有房舍，也沒有煙肉裏飄升起的炊煙，有的只是勢必嘩嘩而下的大雨，以及站長那因感又熱心的限許。顯然沒有人會悶聲不響地來巴林那，而且是從那麼遙遠的中國，我八成是瘋了才這麼做。

但是還有一注聲音；除了松樹與車站辦公室內自動電報機的卡答聲之外，我背後還有些腳步聲。這時車站辦公室外，又來了一輛小小的單馬馬車，駕車的是個戴呢帽的男人；他也盯着我，並在經過我身邊時脫掉了帽子，但是這個動作並不是針對我。

「我在那兒看到你的行李。」我聞言轉身，是一個男人；他顯然是從火車後面下車，然後拎着獨一無二的袋子沿着鐵道走過來的；他也掉了燈帽子，可是又戴了回去。他有一張穩穩的長臉，覆着一頭整齊的金髮；他的眼睛是熱情的淡藍色，要不是眼角的深紋，他幾乎是一副天如爛漫，甚至是孩子氣的模樣，而他的嘴角也呈現兩道跟眼角平行的裂紋。這是一張年輕的臉，可是却顯得非常凝滯——也許是一張剛睡醒的年輕臉。

他毫不猶豫地繼續說：「沒有人來接你？我姓康。」

要不是我太疲倦而且又有一大堆事在煩心的話，他那副冷靜而又實事求是的態倒真會讓我覺得狼狽不堪。

「你好，」我機械化地說道。在一個禮教約束的社會裏，無論地方或人事是多麼荒謬，規矩總是得顧到的。（大家不都是這樣說嗎？）「沒——沒有人來接我，沒有人知道我要來。我以為

可以僱到……」

他早已經在那兒大搖其頭，我想他連肩膀也聳了一下，彷彿在納悶怎麼會有那麼蠢的人。「唔，現在你知道不行了吧！請問你還是小姐吧？」

「對，敝姓郝。」

轉瞬之間，那高高在上的氣微不見了。「你姓郝？你是郝維廉的妹妹！對——對，我早該知道的，你長得很像他。」

聽到有人說到這個名字令人打心眼裏舒坦，好久沒有人說到這個名字了；自從我離開中國之後，就沒有人提起維廉的名字。「你認識維廉嗎？」

「是……是的，我認識他，不很熟，因為他在這兒的時間也不夠長。」

「不——不長。只有幾次從愛丁堡來作客，然後去年夏天……」

他不讓我逗留在這個話題上，一手早已携着我的手臂，同時向站在馬旁邊的人招手。「史蒂芬，到這兒來幫馬平先生拿行李，全部都搬過來，我們送郝小姐到克侖。」

「克侖？先生，到克侖——」這時他驀地住口，彷彿站在我身旁的男人給了他一個權威性的信號。我却覺得自己像給人推着走似的，下決定的人並不是我；可是，有何不可？眼前的問題已然解決，我感激不已，而且也覺得累了。

「我喜歡駕車，」這男人說：「你願意跟我一塊兒坐到前頭去嗎？史蒂芬可以和行李坐在後

面。」

我點頭同意；一點無傷大雅的風算得了什麼？這人說了維廉的名字，就有如喚回他的生命一樣。我讓他扶我上前座，隨後他自個兒也一躍坐到我旁邊，接過史蒂芬手上的韁繩；隨後我們等站長跟史蒂芬把行李搬過來，堆在乘客座位上。在姓康的命令下，大家的手腳都很快；他們之間有一種很奇特的默契，然而卻沒有任何卑屈與不快隱在其中。站長眼看已把我這個燙手的山芋甩開，真是鬆了一口大氣，可是他還是表示了一絲關切：我們要動身的當兒，他還撿了攔帽子。

馬車的狀況很好，馬兒又好又壯，連松樹與落葉松之間的道路都顯得非常平坦，我也好像不再覺得冷了。

「希望我沒有——」我開口道。

「唉，算了吧，」他把我的話打斷，「求求你，不要再說起那些客套話，你想我會把你丟在巴林那車站嗎？如果你能本到不預先告知你的來臨，那麼至少我能做到的，就是把你從你的愚蠢行徑所造成的後果中拯救出來。我不以為——」他並加重語氣地說道：「麥安格喜歡意外的驚喜。」

「或許——我們等着瞧，大不了把我趕走。」

「他不會把你趕走，世人也許認為我們這年在高地的人是野蠻人——啊，也許是浪漫的野蠻人，不過還是野蠻人，可是無論如何，儘管我們是那麼貧窮，還是保有好客的傳統。我懷疑麥安

洛相信血濃於水的說法，你是他僅存的外孫女。」

「我並不指望這有什麼好處。」我冷淡地說。

他迅速地瞥我一眼，隨後又把目光調回路上，那嚴峻的面容稍微柔和下來，似乎很遺憾剛才所說的話一樣。「所以……你才在令尊死後決定來這裏。」

「你知道先父被害？」

「全國都知道。大概你不明白英國報紙具有把天涯海角任何血腥的悲劇事件大加渲染的能耐吧？尤其這件事又關係到英國國教的一位主教；這件事熱門了好幾天，有人說要派出砲艦，大英帝國的尊嚴已經受到嚴重的侮辱，不知道有沒有人想到你當時所忍受的傷痛——何況不久前維廉又死了。」

「當時我不知道維廉死了，或許這樣比較仁慈些。我們沒有接到外公的信，他好像也不相信電報。」

「老天！」他又注視了我一會兒，這回時間比較久了。「當初維廉的消息一來，你是孤零零的一個人，郝小姐，我很難過，你經歷了……」此時他的聲音降低，因此很難從馬蹄與樹林中的風聲中聽出他在說什麼。「你經歷一段難熬的日子。」

「先父有許多朋友……他們幫了很大的忙。不錯，我們也聽說了砲艦的說法，可是全英國似乎沒有一個人了解先父遇害的地點，即是在距離長江——揚子江——兩百哩的地方，當地可以航